

那些与读书无关的行为艺术

玉渊杂谭

杨雪

听说“世界最美图书馆”因藏盗版书陷风波，还以为北戴河海边那座面朝大海的图书馆搞出了什么幺蛾子。仔细一看，才发现所谓“世界最美”，指的是位于北京郊区的一座“莠莠书屋”，尴尬了。上网查下到底谁是“最美”，搜出个“全球十大最美图书馆”，这里上榜的是扬州钟书阁。什么鬼？“最美图书馆”套路好深！算了，还是先看看藏盗版书事件。

据这家公益图书馆负责人解释，“莠莠书屋”70%的书系捐赠。他们曾经搞过以三换一的活动，很多人拿烂书来换走了书屋的套书，而烂书里除了大量盗版书，不正规的，甚至还有课本和练习册。不过，这并不妨碍书屋成为网红旅游景点，接踵而至的游客令书屋难以招架。目前这种失控的局面，与让附近村民有地方读书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。

是不是很凌乱？没错，这场小小风波中，你会发现关于读书的N个槽点：换书人素质折射的国民性，民间盗版书市场之大、红火的出版行业门槛之低、文艺范儿的

读书场地一言不合就成网红、为村民办图书馆的公益愿望很傻很天真……这是一场来自全社会、全方位的裹挟，在标榜精神追求的伪中产阶级群体引领下，阅读已然沦为一个文艺标签。

图一块地，营造一座带感的建筑，或与海潮相伴，或归隐山林，这一幕幕看起来像是为读书而对抗浮躁的不妥当，却又恰是迎合浮躁而践踏读书的行为艺术，不论有心还是无意。比如，北戴河是旅游城市，全年基本只有4个月时间有人去，也主要集中在海滩“下饺子”。显然，“最孤独图书馆”的最大功能是拍照发朋友圈，然后在刷

下的8个月里，就真是最孤独的图书馆了。对于“莠莠书屋”则不必赘述，个中矛盾、虚伪和荒唐都已随这场风波逐浪而出，可谓行为艺术的极致。

“全球十大最美图书馆”榜单里，两座图书馆令我心驰神往：建于1884年的土耳其BEYAZIT公共图书馆和建于1972年的美国劳伦斯公共图书馆。个人以为，评价图书馆的第一标准是阅读，然后才能言其他，所以对于扬州钟书阁的上榜，我也是保留意见的。其实，不读花哨的话，国家图书馆何尝不美——你总能见到一张张安静的书桌，围坐着用心读书的人。

深夜这一碗，方知浮生未歇

窗外有风

刘垠



8月15日起，本报记者刘垠登上“向阳红03”科考船，跟随科考队员在东太平洋进行为期45天的科考。茫茫大海，风高浪急，一碗红油闪闪的臊子面，唤醒索然无味已久的味蕾。科考船上的深夜食堂，治愈的不仅是胃，还有日复一日的孤独。

红油闪闪的臊子面，搭配清爽微甜的绿豆粥，唤醒索然无味已久的味蕾；浓稠正好的面线糊，一口吸溜下去，小油条、蛋花卷着虾仁、豉干，从胃到心的温暖油然而生……

这里是漂浮在东太平洋的“向阳红03”科考船，深夜食堂在晚上十点准时开启。每晚供应的夜宵，不再是科考船必备的清汤挂面，而是面粥交替、甜咸搭配，地方特色轮番上阵，你连吃一个礼拜都不会重样。

队员们说，夜宵是一种念想，不管你吃不，到了点总是要到三楼转一圈。那些哭着喊着减肥的咬咬牙回房睡觉，猛吃不长肉的却安然大口朵颐，狠不下心的人总是一边念叨着罪过一边唏哩呼噜吃得起劲。

于我而言，夜宵还是治疗晕船的良药。还记得刚上船那会，前几天进不得食堂闻不了饭味，就连队员帮忙打来的白粥上架着的几丝榨菜也要挑干净。某晚听说有臊子面，扶墙一路挪到三楼，趴在门口闻到飘来的劲爽酸辣味。走到水桶跟前，一勺下去却只捞了点带土豆的汤，慢慢吸溜下去，居然尝到了食物本来的香味，晕船的感觉抽丝剥茧般不

见了。最近海况不大好，中午吃饭的人越发稀疏。面对两三米高的浪，后甲板的科考作业依旧白加黑连轴转，7乘24小时不停歇。长时间高负荷的作业，往往是大太阳烘烤下一身汗，下雨时糊成泥人，脚底下还得倒腾着扎稳马步。

大厨们看在眼里，挖空心思地改善伙食，鸡鸭牛羊猪海鲜轮番上阵，红烧清蒸干炸白灼花式亮相。无奈，漂了一个多月后，即便是老干妈、剁椒酱蘸着醋，也拯救不了愈发刁钻的胃口。

“今晚我弄臊子面，十点要回收设备，夜宵提前到九点。”收到观鸟达人(本航次中承担海洋哺乳动物和鸟类观测科考任务)、乒乓球高手妙星的暗语，我欢快地扒完米饭。晚上七点刚过，窜进厨房，发现大厨已然摊起了蛋饼。一场由科考队员、船员、大厨和记者联手烹制的夜宵，架势十足地开动了。

“今晚妙星是行政总厨，我沦为帮厨。”文质彬彬的大厨蓝锋利笑着说，也不嫌弃这帮人肆无忌惮地侵犯厨房圣地。一旁的菜篮中码放着切好的胡萝卜、木耳、黄花，中国海洋报记者兰圣伟刀功了得，又快又好地为土豆削皮、切丁。

妙星甩受伤的手腕，端起十来斤猪肉块下锅焯水，捞起，放油，翻炒，加料，撒上五把辣椒面，烹入三瓶醋……大家轮番上阵抡大勺炒制，最后还是大厨轻松收尾。

无需打铃、不喊喇叭，饕餮之徒自然深知吃面要赶早的道理。不锈钢大桶端出来，30厘米长、指头粗的木筷子相互传递着，不一会儿就只剩清汤寡水了，大家或剥几瓣糖蒜，或夹两根榨菜，烫嘴的臊子面欢腾下肚。

对于忙活一天的队员们来说，脱掉厚重湿透的工作服，捧着一碗热汤面或咸菜粥，一天的疲惫与五味杂陈都随之消散，聊聊工作中的趣事、难题，或是静静地看会电视发呆，享受着一天中难得的片刻放空。

在食物的香气里，在夜晚特有的幽静和食堂弥漫的袅袅暖意间，被治愈的不仅是胃，还有日复一日的孤独。吃完这一餐，人们带着从胃到心的满足，或重回甲板继续鏖战大夜，或踱回房间沉沉睡去。

当云散雨过风浪渐小，太阳照亮清晨的甲板，明天，又是新的一天。

风清露冷秋期半

诗话节气

陈静

“漏钟仍夜浅，时节欲秋分”，按农历来讲，秋季始于立秋，止于霜降，而秋分正好将这一季的平分。在秋分这一天，昼夜时长相等，秋分过后，日子就要昼短夜长，由热转凉了。

如林语堂所言，秋分时“月正圆，蟹正肥，桂花皎洁，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”，这份宜人在古诗词中也随处可见，唐朝贾岛在《夜喜贺兰三见诗》中就提到秋分夜的情境，其中颔联言：“泉聒栖松鹤，风除翳月云。”松林白鹤，泉水叮咚，风吹云散，皓月当空，恬淡怡然。宋人谢逸《点绛唇》云：“金气秋分，风清露冷秋期半。凉蟾光满。桂子飘香远。”凉风习习，月光如水，桂香扑鼻。宋人杨公远《三用韵十首》：“屋头明月上，此夕又秋分。……桂树婆娑影，天香满世间。”月光下，依稀能见到桂影，嗅到桂香。

天气虽然宜人，但秋分的某些物候还是会触动诗人细腻的神神经。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·秋分八月中》：“琴弹南吕调，风色已高清。云散飘摇影，雷收振怒声。乾坤能静肃，寒暑会均平。忽见新来雁，人心不惊。”诗从首联至颈联描写秋分的特点，皆是景景。最后诗人突然看见南来的大雁，顿感心惊，欣然时光飞逝之情溢于言表。

大雁引发的还有游子的思乡情。古时交通不如现在发达，秋天，在外的旅人就要考虑启程归家了。大雁飞归，自然能引发羁旅之人对故乡的惦念。明人孙作在秋分夜听到了大雁声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，需要借酒排解：“故园应露白，凉夜又秋分。月皎空山静，天清一雁闻。感时愁独在，排闷酒初醺。豆子南山熟，何年得自耘。”而庾信则将思乡上升到思念故国：“客游经岁月，羁旅故情多。近学衡阳雁，秋分俱渡河。”庾信本是南方梁朝的官员，奉命出使北方的西魏，但其间梁朝被西魏所灭，庾信不得不留在北方。秋分时节，看着衡阳雁渡河南归，诗人生出想像像大雁一样南翔，重返故国的强烈愿望，但庾信最终还是老死北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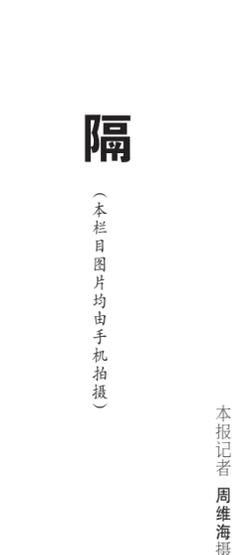


淹留他方的游子们在“慷慨思归恋故乡”之时，亲人在家乡思念游子。只不过引发思念的是另外一种候鸟——燕子。燕子春分来，秋分去，被称为“司分者”。清人紫静仪的《秋分日忆用济》言：“遇节思吾子，吟诗对夕曛。燕将明日去，秋向此时分。逆旅空弹铗，生涯只卖文。归帆宜早挂，莫待雪纷纷。”希望在外的游子早日启程归家，不要等到大雪纷飞，耽误了归期。

秋分曾是传统的“祭月节”，《周礼·春官》注疏言帝王“春分朝日，秋分夕月”，“夕月”即指帝王祭月的仪式。帝王祭月的礼俗一直传承至后世。宋代有《大观秋分夕月四首》就是描绘帝王祭月的场景。老百姓在秋分则是拜月、赏月。只不过由于秋分不一定有圆月，为了不煞风景，后来赏月的日子就移到了中秋——离秋分最近的满月日。此外，汉代开始，确立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秋社日，社日即古人祭祀土地神的日子，这个日子通常在秋分前后。若秋分与中秋、社日三个日子重合，在古人看来则是难得的良辰吉日。宋人刘颁《八月十五日秋分是日又社》就描绘了这样一个日子：“秋分当月半，望魄复宵中。难得良辰并，仍将吉会同。高楼连卜夜，浊酒任治聋。注想乘槎客，何如击壤翁。”人们在这一天整夜饮酒庆祝，因为他们认为社日饮酒可以治耳聋。饮酒之余击壤游戏，这种快乐是那乘槎泛游天河的余兴也会不到的。

秋分之时，古人的喟叹是丰富的，他们既欣喜于其天朗气清，丹桂飘香，也感慨时光飞逝，思念家乡和亲人；既享受节日带来的热闹，也种下收获的畅想，而我们，就趁着秋天肃杀之气未浓之时，好好享受这宜人的天气吧。

摄手作



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

太行深处有个“乡村798”

行者无疆

王海滨

行走许村的乡间小路上，不经意间会碰到黄发苍眉的老外。废弃的粮仓、旧式的邮电所，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，被改造成许村国际艺术公社。街头的乡村酒吧，有中式的建筑风格、西式的落地窗；中式的房梁、西式的壁炉；中式的隔断、西式的吊灯桌椅……而最令人叫绝的是，这些强烈的文化差异竟能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，就像京城的“798”文化艺术区，许村被誉为“中国乡村版的798”。9月10日，跟随“四月风当代摄影文化交流会”，笔者来到了这个太行深处的古老山村。

许村坐落在太行腹地阳曲山下的清漳河畔，全村只有420户人家、1370口人。就在几年前，这里还是一个闭塞落后的贫困村。1986年，导演吴天明携张艺谋、吕丽萍等一行人，在许村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作品《老井》，星星点点的艺术之火，开始慢慢渗透深山中这片古老的土地。2011年，许村国际艺术公社成立。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国际艺术节，让许村这个有着历史印迹、文化内涵的传统古村落，开始散发出艺术的绚烂色彩。

历史赋予许村几分浪漫和神秘，阳曲山伟岸，漳河水环绕。春到之时，小雾晴岚，杂花生树；夏日将至，松林蔽日，凉爽宜人；金秋时分，五谷丰登，层林尽染；漫长冬

日，温和从容，雪雾迷人。走进许村，村口矗立着一座气势雄伟的牌坊，上面刻着“许村国际艺术公社”的现代建筑标识，一进村就感受到了中西方文化在这个深山古村落中的交融与碰撞。

沿着清漳河两岸饱览太行风光，宛如行走在田园中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剪窗花、刺鞋垫、点豆腐、舞龙灯、跑旱船……许村完整地保留了从明清时期到现代的建筑和民俗生态，随处可见的树根、树桩、废旧农具，都让村民们打造成了乡土艺术品。国内外艺术家把在许村创作的作品无偿捐赠给村里，他们还无偿教许村的孩子们英语、钢琴、绘画。

老屋、灰瓦、白墙是她的颜色，雕花的窗、镶嵌的门、青石板铺成的悠长古巷

是她的气息与音容。许村老街，一头枕着幽奇古朴的山麓，一头接着繁华绚丽的街市。街道两旁的老式店铺建筑，大都保存着明代和清代的风格：高台阶、高门楼、出檐青瓦，典雅别致，特别是房屋上石雕、砖雕、木雕独具特色，依稀可见昔日繁华。官房院内，有古老的全神庙、别致的戏台、一口长满青苔的轱辘水井。村北圣母庙前的古槐，相传植于清代，虬枝蜿蜒，围可丈八，苍劲古朴，叶繁枝茂……几千年的历史文化，把这个小村庄浸润得灵秀典雅，而今，中与西、古与今的碰撞，又让这篇大山里的土地，染上了现代艺术的气息。想起台湾诗人陈义芝的一句诗，“当初把桨伸向大海，没有把梦划回山林”。

傲慢的“上帝视角”，失败的终章故事

品幻录

韩浩月

《猩球崛起》的终章来了，第三部作品被命名为《终极之战》，但故事与片名似不相符，观众期待的凯撒率领猩猩大军与上校率领的人类大军，并没有展开生死之战，所有的情节，都在描绘人类如何残暴地对待猩猩，哪怕猩猩族群被俘虏之后，也难逃士兵们的虐待与折磨。

《终极之战》的情节很简单，先是上校派小分队突袭凯撒巢穴，杀死了凯撒的配偶和大儿子，后是凯撒带领三个队友脱离族群想要单独去寻仇，结果不但整个族群被上校的军队围困，凯撒也身陷囹圄。整个故事的高潮是“凯撒越狱记”，在雪崩之前，猩猩族群成功逃离，人类军队

全军覆没。不少观众开始怀念前两部作品，第一部《猩球崛起》说的是凯撒偷走实验药品大幅提升智慧拥有与人类对抗力量的故事，第二部《黎明之战》说的是面临能源危机的人类侵犯猩猩王国，猩猩王国陷于“宫廷内斗”的故事，顺理成章，观众期待在第三部作品中，人类能与猩猩族群决一死战，胜者为王——这最符合观影心理。

但遗憾的是，《终极之战》没有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，影片忙于投射“种族歧视”、反思人类的社会结构，以及检讨人类的复杂与懦弱，但受商业类型片的特征影响，故事在人文深度方面始终沉淀不下去，导致了影片即失去了史诗格局，又缺乏文艺片的层次感，使得电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，《终极之战》也成为三部影片中打分最低的一部。

作为表现人类危机意识的一个符号，最接近于人类的动物——猩猩，是否会取代人类成为这个星球的主人，一直在不断激发创作者的想象力。这些年来，战争、科幻、惊悚等类型片塑造的“敌人”或者“潜在敌人”形象与群体，按频率与重要程度排列，分别是人类本身、僵尸、人工智能、猩猩……前三者已经诞生了足够多的经典电影，围绕猩猩创作的故事相对要少得多，但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一部真正震撼观众心灵的猩猩题材作品诞生。第一部《猩球崛起》公映的时候，曾激发了观众的热情，觉得它是史诗感最强的电影，如果借助这种高期待值往上走，《终极之战》有望登上同类题材的巅峰，遗憾的是，创作者选择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。

尤瓦尔·赫拉利在《未来简史：从智人到神人》中，描绘过未来人类的生存状态：追求长生不老和幸福快乐让人拥有了“神性”，自由意志在机器与智能面前全面瓦解，绝大部分人将沦为“无价值群体”……而这个时候，拥有自我意识的黑猩猩，则更像曾经的人类，他们笨拙却淳朴，通过劳动获得食物与进化，心灵纯粹……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当人类终于摆脱了全面战争的困扰，拥有了和平相处的能力与环境，高度文明、不再野蛮，但却变得不再像人类，在这样的状况下，黑猩猩取代人类成为地球主角，可能性有多大，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，真的让人心绪复杂。

作为虚构故事，《猩球崛起》担负起了对未来进行预演的责任，“人类与猩猩族群

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”成为影片避不开的命题。那些喜爱凯撒和他的族群的观众，会觉得就算人类灭绝，地球变成“猩球”也未尝不是件坏事——这种设想是非常朴素的，它见证了人类最应具备的自省能力，当人类失去自省与反思，不再懂得忏悔与救赎，那么即便成为了“神人”，依然站在智慧生物链的最顶端，又有什么意义？

在僵尸片中，人类“砍瓜切菜”一样横扫不再有思考能力的僵尸，为观众制造着“屠杀”的快感。在科幻片中，人类面对强大的机器人战队，显得无比弱小，但主角总会通过毁掉中央服务器和神经网络等方式，一劳永逸地把人工智能解决掉。但愈是在电影故事中制造胜利，人们就会愈感到恐慌。恐慌不是坏事，可以提醒人类约束自己过去的行为。观众希望能在第三部《猩球崛起》中感受到这种恐慌，但影片淡化了人类与猩猩的冲突，在面对猩猩群体时，仍然在使用傲慢的“上帝视角”俯视自己的竞争对手，这恐怕才是许多观众不满意终章故事设计的原因所在。

在好莱坞的商业逻辑里，永远不存在系列片最后一部“最精彩”的概念，因为如果借“最后一部”名义博得好口碑与巨大收益的话，好莱坞会迅速运作下一部，哪怕狗尾续貂也要榨干这个系列的最后价值。《终极之战》并不符合这个商业逻辑，它更像是借观众对前两部电影的好感，来收割最后一轮票房然后拍拍屁股走人。观众对于“猩球大战”故事的期待，也只有放到以后的同类题材当中去了。

